

第十三章 计划

“乔治，我们去礼查饭店，点12盎司牛排，庆祝你打赢官司，”艾玛等高易告别伯顿医生，送走容嘉树陪同的朱白氏后，在英国领事馆门口对未婚夫讲。

“好主意，我的胃快饿穿了！”

半小时后，高易和艾玛坐在礼查饭店二楼餐厅靠窗的餐桌上。隔着洗擦光亮得近乎透明的玻璃窗户，自北向南的黄浦江和自东向西的苏州河尽收眼底。透蓝的天空，浮着纯白如棉不含一丝杂色的云朵，边缘被夕阳镶成金黄，随着空中的风，互相追逐赶路，给躺在底下金红色的浩荡水面，带来时而闪烁，时而隐匿，千姿百态的波光倒影。几艘蒸汽船，通体漆黑，船身瘦长，船上高高的烟囱持续吐出烟来，船上有桅杆，却没有挂帆，烟柱的角度随船行的速度加大倾斜，船尾飘扬着注册国的国旗。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切斯比湾号”依然挂满卷起的风帆，火炮蒙上炮衣，雄姿英武地泊在靠近浦东的江面上。同长毛的战争已近尾声，不久的将来，这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直驻扎在扬子江下游的军舰，即将出访其他亚洲港口，耀武扬威，睦邻敦谊。

外滩围绕建筑的草地，在夕阳的照耀下，绿得水灵鲜活。众多矮小的驳船停在沿外滩的码头边，沐浴收工后的宁静。面朝东的建筑物，被西沉的太阳勾勒出显明的轮廓线，正面却套上灰不溜秋的脸色，如同昏然欲睡的成人。外滩，这个租界时代的金融区，几十个洋行的集居地，经过一天的忙碌，带着无数成功的交易，失败的尝试，新燃的希望，等待的焦虑，兴奋的庆祝，辩论的激昂，默默的期望，痛苦的放弃，进入黄昏的休眠。

黄昏，给礼查饭店带来的却不是矇矓睡意，而是华灯初上的抖擞精神。尽管今天不是周末，没有乐队演奏助兴，餐厅里还是出现了不少稀客。坐在靠近乐台的那张桌边的是科

尔切斯特三世男爵阿博特，和随儿子来上海访问的安基里八世公爵夫人伊利沙白堪波。她的儿子正和一群穿着伊顿公学校服的同学，热闹非凡地在邻桌向皇家地理协会亚洲分会的终生会长何伯海军上将问这问那。这些伊顿公学的中学生是跟随亨利贝斯，皇家地理协会副秘书长的地理学家，暑期来扬子江考察水文的。隔开几条过道，较靠近餐厅底部的餐桌上，坐着今年四月刚当选的工部局董事会新任总董亨利颠地，他是大鸦片商颠地洋行的大班，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已经卸任的董事会总办皮克伍德，刚刚上任的新总办古尔德，和艾玛的舅舅，怡和洋行大班威廉凯塞克。不过，艾玛并没有注意到舅舅在场，她的注意力全在犒赏高易的12盎司牛排餐上。

从通往厨房的木门，走来一个腰杆挺直的马来亚侍者，端着不锈钢罩子盖住的盘子，放下在高易和艾玛的桌上，光可鉴人的盖子被提起，露出椭圆形的白盆子上一块半尺长，两寸半厚，四寸宽的焦褐色牛里脊，盖满香料的表面还在吱吱作响，冒着细小的油泡。

“请问两位，可以切了吗？”

艾玛点头。

侍者把牛里脊连盆带盖移到另一个侍者推来的边枱。边枱上层，放着一块干净得像崭新般的原木砧板，和两只装有正在冒热气的土豆胡萝卜青豆等配菜的白盘子。侍者从边枱的下层抽出一柄双刃尖叉和一把长长的尖刀，好像有规定位置似的，一左一右，放在砧板两边。然后，向首席侍者打了一个眼色，自己退到一边去。

戴白领结的首席侍者，臂上挂着一条边角锈花的白餐巾，有条不紊地过来，操起尖叉和长刀，在空中将刀刃往叉柄上刮了刮，磨利刀锋，然后，左手用尖叉按住牛肉，右手持刀熟捻地切起来。他看上去切得并不快，但是厚薄均匀的牛肉片带着微微血丝，迅速堆在移动的刀锋后面，半透明的油汁捲着鲜艳的血水，随着每一处落刀，滑入砧板的血槽。最后，他将肉片以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的分法，放在两个装配菜的白盘子里，放下刀和叉，用白餐巾擦去手掌的油膩，于此同时，端盘和推枱的两个侍者将白盘子分别端到高易和艾

玛桌前。四分之三的那份给高易，四分之一的那份给艾玛。

“请享用牛排，”首席侍者礼貌告退。

剩下两位侍者，一个收拾边枱上的砧板和刀具，另一个询问需不需要黑胡椒，然后，一手高高举起细长的木质胡椒桶，一手转动桶底的摇把，将一波黑胡椒撒在高易的牛里脊上。

高易实在太饿了，用银叉挑起粉红色的牛肉片，正反两面略微沾了一下盘子里的汁液，送往嘴里。又嫩又滑的牛肉，在牙齿间毫无抗拒地酥散了，肉汁不知不觉经过牙缝，从嘴角流出，挂在他修剪整齐的金黄色短须上。几口以后，胃里的饥饿稍稍得以平息，他的挑起牛肉往里嘴送的频律放慢下来。

“真不好意思，太饿了，”他对艾玛作了一个调皮的鬼脸。

“我的一份，你也要吗？我一共点16盎司，关照侍者分给你四分之三，不然，我也要像沙逊先生一样，有口难辩了。”

“艾玛，为了这个案子我忙了好几天，现在总算赢了，我们能不能谈些别的？比如说，你的学校最近办得怎样？”

她穿着一件紫色丝绸连衣裙，上身配有樱桃色的缎带，下身裙摆荡漾，镶宝石的耳环，对着有棱角的威尼斯水晶玻璃杯闪耀出眨眨的反光。她水灵灵的蓝眼珠，比杯子里的香槟酒还要明澈晶莹。

“有挫折，有成就。最主要的是，学校的宗旨是什麽？还不明确。你能提些建议吗，乔治？”

艾玛向未婚夫讲起她为华人儿童所办的学校近况。自从两年前长毛的军队逼近上海，大批华人难民儿童出现在租界，艾玛和托玛斯牧师合作，从筹款到寻找住所，联络租界里的工部局和各路基督教会，建立起“战地华人儿童收容所”，供吃供住，前前后后收容了上千名华人儿童。开始的时候，收容的努力重点放在解决华人儿童的温饱上，渐渐地教会觉

得这是传播福音的良机，便在收容所里开展传教活动。鉴于收容所里的很多儿童是文盲，为了传教，必须先要或至少同时进行扫盲。关于用什么教材，请什么人来教诲儿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困扰：起初请华人老秀才，按照华人私塾的形式来扫盲，可是这些老秀才对西方东来的基督教抱有戒意，往往在教学的时候给儿童灌输一些敌视教会的观念，使福音传播遭遇困难。后来改用教会的西方工作人员来扫盲，这些西方人本身的中文底子参差不齐，结果造成传教的效果也参差不齐。有几家教会有幸能聘到中文渊博的传教士，如傅兰雅、林乐知等人当教习，便在收容所的基础上办起了租界上的雏形教会学校，如长老会办的清心书院，圣公会办的文纪女校和男塾。其他没有如此幸运的教会，只能停留在供吃供住的收容所地位。

艾玛直接管理的收容所里有40多个儿童，为了能把收容所改进成传教的场所，她也在收容所里筹办学校。

“谁当学校的中文教习？”高易好奇地问。他已吃饱喝足。

”阿芳。“

”你是说那个从青浦收容来的女孩，你现在的使女？”

”是的。中国人看起来年轻，其实，阿芳的年龄比我小一岁，今年已经18岁了。如果你还记得她的身世的话，她婆家的人都在战难里死了，她生过一个孩子，也在战乱中失散。要不是那个爱尔兰水手把她买下来，她现在一定会被人贩子卖到很可怕的地方去。所以，她很感激我们西人。她是收容所里第一个受洗的教徒。”

然后，艾玛告诉高易，阿芳3岁时，按照一种奇怪的中国习俗，作为儿童新娘嫁给青浦方秀才的儿子，方家待她像女儿一样，让她读了5年私塾，所以她的中文很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出时艾玛要把阿芳带在身边，作为贴身侍女，凡是遇到比较复杂的中文问题，都可以由阿芳搞定。

“既然中文教习有了人选，你的学校不就可以开学了吗？”

”开学容易，毕业难。乔治，你可能不清楚，现在租界里有的华人把我们收容所看作是白佔便宜的地方。我不是在抱怨供养一群素不相识的华人儿童，我有这个财力也心甘情愿负担他们的开销。你没见过他们刚进收容所的时候有多惨，冬天，他们的腿直到膝盖是光光的，脚上要么是用稻草系着的草鞋，要么是光脚，在冰冷的泥地上行走。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收容所里穿暖吃饱，不再受肌寒煎熬。我把这看成是神给我的机会，通过帮助他们来分享神所赐给我的一切。但是，最近我发现有的孩子浪费粮食，好睡懒觉，把新衣服偷偷捎给收容所外的华人卖钱。如果，我让阿芳当教习替他们扫盲传教，他们很可能借此赖在我这里，把收容所当作永久的免费疗养院，这可不是创办收容所或学校的初衷。你说对吗？“

”现在收容所里谁在煮饭打扫？“

”我特地雇了两个佣人煮饭打扫。这难道有什么问题？“

”有大问题。艾玛，你还记得今天出庭作证的那位华人老太太吗？“

”记得，她叫朱白氏。“

”她小时候待儿子好不好？“

”好。。。乔治，你该不会是在讲我把收容所的孩子们宠坏了？“

”千真万确，你把他们宠坏了。收容所里的华人孩子，不管有没有爹妈，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进收容所前，他们很可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新衣。为什么，进了收容所几个月后会浪费粮食？这和朱白氏的儿子挥霍家产不是一样的吗？“

”谢谢你的提醒，真不愧是大律师的嘴，出庭时拿牛排餐比方117号地产缩水，下庭后拿朱白氏比方我宠坏收容所的孩子。真担心有一天我老了，你会把我比成什么？“

”你永远不会老，就像你耳环上的宝石。“

”这个比方还过得去。那么，乔治，你觉得对收容所的孩子，我该怎么做呢？“

”以伦敦的职业学校为模式，把收容所办成半工半读制的学校。让一个目不识丁的穷

孩子，经过你的学校，学得社会需要的一技之长，那么这个孩子就不可能赖在你这里，而是有充足的动力要去社会求发展。“

”你把我心里模模糊糊想到的东西，三言两语整理出来了。对于半工半读，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让我想想，“高易望着面前装香槟和红酒的两个杯子，端起装红酒的那杯，喝了一口，思路顿开，发挥起来：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辞退那两个做饭打扫的佣人，让孩子们（当然排除8岁以下的孩子）自己轮流负责做饭打扫，规定过了开饭时间没有饭吃，领新衣服时要用旧衣服来换，谁做的好有奖赏，谁做的不好，谁浪费粮食，就取消下次做饭和领奖的资格，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浪费粮食，偷捎衣服，好睡懒觉了。然后，把学校的课程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扫盲和传教，由阿芳负责，每一个孩子必须出席；第二类是男生学艺，让男孩子学习租界社会需要的技能，比如园艺，种植，木工，印刷（这个技能目前上海的教会很需要）；第三类是女生学艺，让女孩子学刺绣，针线，厨艺。逐渐做到学校的桌椅，学生的衣服，校园的保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来做。伦敦那些职业学校还提供打字，速写，记账等办公室文书工作的训练，这些技能上海租界社会将来也会需要，不过就你现在的学校而言，我觉得开办这些课程还不到时机，应该留待下一阶段再说。你觉得我的上述建议够具体吗？”

”乔治，我觉得你应该来当我的校长，我真没想到你有那么多一套一套的好计划。”

高易非常高兴艾玛欣赏自己提供的建议。出身富裕的未婚妻，不是一个乐意在家里坐享尊荣的花瓶，而是一个血液里沸腾着创建宏大事业的女性。钱，对她不是动力。和一个标新立异的目标绑在一起，才是生活中真正值得怦然心跳的豪举。

“艾玛，两年前你劝我离开江海关时，你对我说上海租界样样都有，独缺一家像样的律师事务所。现在，我要对你说，加上我的这间卑微的律师事务所后，现在上海租界里样样都有，独缺一家像样的大学校，一家培养既满足租界发展需要，又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才

大学校。不要看轻你正在创办中的学校，说不定就是那家大学校的先行。有个好计划，今天的萤火虫，就是明天的灯塔。“

”萤火虫和灯塔，我喜欢这样的比方。“

”什麼好计划？“ 一个声音从艾玛脑后传来。

”噢，舅舅，你也在这儿？“ 艾玛突然发现凯塞克大班出现在身后，惊讶地问。

”不敢惊动你们说悄悄话，所以等你们吃完了，才过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好计划，告诉我和你舅妈？“

”舅舅，我们是在说我办学校的好计划，“艾玛红着脸说，她知道舅舅以为高易和她在谈论婚期。半年前，她和高易搭蒸汽船回英国，在家乡苏格兰玻斯郡浸礼会教堂高易父母的见证下订了婚。但是，回到上海租界后，各忙各的，还没有确定婚期。

”乔治，我过来是想告诉你，新任工部局总董颠地先生有事情请教你，不知现在方便吗？“

”舅舅，我们已经吃完了，你带乔治去见颠地先生，我先回家。“艾玛知道舅舅凯塞克大班若非有要事是不会在餐馆这种地方轻易惊动自己和高易的。”请不要太晚了，乔治已经忙了一天。“

”放心，艾玛，我会用我的马车送乔治回家的。“

走过蜡刻打得发光的拼花地板，凯塞克大班把高易带到餐厅隔壁的休憩室。这是一间用緬甸楠木做护壁板的大房间，地上铺着英国红地毯，墙上挂有南非野鹿野牛的头部的标本，用金属架子托住的印度象牙和澳大利亚的驼鸟蛋化石。从房间中央到四周，貌似毫无规则，但却没有杂乱无章感觉的摆着好几把咖啡桌，桌边是套着英国红丝绒的单人沙发，沙发的靠背顶端像冠冕一样安着金属双狮雕花。房间里淡淡地飘逸着烟草味和咖啡味，晚饭后的工部局总董亨利颠地和新老工部局董事会总办，正在这里吸带有很长烟管的土耳其烟，喝浓浓的南美咖啡。咖啡桌上还放着盒装的吕宋雪茄。

亨利颠地是颠地家族在远东的第二代传人。他的父亲汤姆斯颠地，1820年代在中国广州会同他的两个叔父兰士特和威奇顺开设颠地洋行，专营鸦片贩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和怡和洋行并列为远东最大的鸦片商。颠地家族近年来渐渐摆脱名声不佳的鸦片贸易，向金融和军火业发展，堂兄约翰颠地是香港商会会长，正在筹建一家叫做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机构，争取在上海租界获得印钞权，取代东方汇理银行的地位。

亨利颠地，29岁，中等身材，一头卷发，宽阔雄伟的肩膀，两只明亮的蓝眼睛，配上嘴角经常因微笑挂起的两个酒窝，给人以容易相处的印象。不过留神观察一下他的坚定目光，就可断定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今年4月，上届工部局总董美国古董商人华地码因肾病卸任回国后，租界租地人大会以高票选举亨利颠地为新任工部局董事会总董。

新任董事会总办古尔德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表情坦率，劲力旺盛。他是一个专业会计。亨利颠地看中他的精于查账的能力，所以把他推荐给新一届工部局董事会，取代英国领事麦都思举荐来的前任总办皮克伍德。皮克伍德卸任总办后，被董事会聘为地产顾问。

凯塞克大班带着高易走进来，皮鞋踩上那又厚又软的英国红地毯，脚步声销音匿响。凯塞克大班用最正规的礼仪把高易介绍给总董，然后自己回餐厅和其他贵客相叙。

“高易律师请坐，吸烟吗？”颠地招呼高易，“土耳其还是吕宋？”

“吕宋，谢谢。”

颠地打开桌上的烟盒，捡出一根比母指还粗的吕宋雪茄，递给高易。

“真巧，在这里碰到你，”颠地等高易点燃雪茄后说，“你是工部局的土地估值官，又是懂法律的大律师。凯塞克大班和皮克伍德先生都向我推荐你。我有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我很愿意效劳。”

“请告诉我，租界工部局有没有征用土地的权利？”

” 这要看为什麼目的征用土地。 “

” 比如说筑路，工部局有没有征用土地的权利？ “

” 有。 “

” 法律依据在哪？ “

” 《土地章程》第三条：‘凡道路马路已充作公用者，今仍作公用。之后凡租地基，须仿照一律留出公地。’这里讲的‘之后’就是指签定《土地章程》的1854年以后。这里讲的‘留出’，就是指在私有的土地上，割出一部分，变成公地，充作道路马路。”

颠地脸上浮起酒窝，高易认定新任总董赞同自己的回答。

” 征用，应该是有偿还是无偿？ “ 颠地进一步问。

” 《土地章程》没有提到。那么就应该在大英普通法里寻找答案。 “

” 大英普通法里怎么讲？ “

” 大英普通法有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第一，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二，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为牵涉自己的案件当法官。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牵涉到工部局和业主两方，所以有偿还是无偿，这两方都不能当裁判，必须有两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当这个案子的法官。 “

” 你觉得谁该是第三方？ “

” 这个第三方应该是既熟悉情况，又没有牵涉到任何的利益。 “

” 你觉得英国领事馆领事法庭合适吗？ ”

“如果说，业主控告工部局无偿征用土地，使业主利益受损；或是，工部局控告业主拒绝土地被征用，使公用道路受阻；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件民事诉讼，是可以由领事法庭判决。但是，我相信，总董现在问我的是一个广泛的土地征用政策，不存在任何特定的原告被告，那么让领事馆法庭判谁对谁错呢？ “

”高易律师，这真是困扰我和我同事们的地方。“颠地仍然保持脸上的酒窝，使律师明白，颠地的微笑是礼节性的，不是感情的表露。

然后，这个新上任的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说起一系列跟征地有关的发展。首先，本届租地人大会责成工部局加速构建道路网络，因为修建现代化的道路对提升周边地产的升值，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次，以大英自来火房提供的煤气使用，给照明和取火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如何将这份革新普及租界，是工部局实现租界都市化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还有，酝酿中的美租界和英租界合并一旦成为事实，虹口以北有大量土地还处在“泥泞的道路”状态，需要工部局投入人力物力加以改建。再有，外滩需要开建一条新的人行道，以便在所有的路灯换成煤气灯后重新植树。最后，有的街区，相邻的租地业主出于自身利益，提出相互有冲突的修路要求，催促工部局满足。

“比如说，苏州路北段的格里布尔先生提出，接受煤气管道经过他家地产的条件是，允许他收取执行这项工程所花费的5%金额，作为补偿。而他的邻居，苏州路南段的桑德福中尉则提出煤气管应该一律免费经过。所以，煤气管道的铺设，现在僵在苏州路口。高易律师，面对这样的局面，有没有现成的法律答案？”

高易没有马上回答。他吸了一口雪茄，让悠悠烟团从嘴里吐出，平时并不吸烟的他，借吸雪茄的间隙，整理思路。这时，凯塞克大班已从餐厅回来，和其他三人一起殷切地等待他的回答。安静中，大家能听到从凯塞克大班有盖的背心袋里拖出银链的怀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对于刚才总董提到的局面，”高易终于出声。”答案仍然可以在大英普通法里找到。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和公民对法律的可预测性，大英普通法有如下运用原则：找到适合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或找到具有参考说服力的判例，作为判决当下案子的依据。这里的判例，就是指已经判决过的前例。严格来讲，上海英租界并不是英国殖民地，因为英国政府并没有任命任何总督或行政长官，上海英租界社会实质是一个西人自治社会。运用普

通法的‘找到具有参考说服力的判例’原则，对上海英租界西人社会最具有参考说服力的社会是大伦敦辖下的32个伦敦自治市。这32个伦敦自治市拥有各自的土地权和独立的警察团队，这个情形和今天的上海租界非常相似，所以从这些自治市的市政建设里找到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的参考答案，是最符合大英普通法的。”

“你的意思是说，遇到类似问题，伦敦自治市怎么解决，我们就怎么解决？”总董颠地问。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把大伦敦几百年来累积的市政经验搬来运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减少事情搞不定就找英国领事裁决的依赖，加强租界的自治能力。”

”那么，根据伦敦自治市的经验，又该如何征用土地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啃声的新总办古尔德问。

”成立土地委员会，仲裁一切和征用土地开发道路有关的争端。“高易放下雪茄，说道：“这个土地委员会成员由租地人大推选一人，工部局推选一人，具有开发公用事业专长的工程师一人，共三人组成。这样子的土地委员会组成，是借鉴大伦敦辖下的西敏市，由市议会，市政府，和专业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市政建设委员会。这个土地委员会的存在依据是《土地章程》第5款里所提‘至道路复行开展，有众公举之人，每年初察看形势，斟酌设造。’对于每次土地征用的个案，如果同过去发生的判例类似，就用过去的判例作为有说服力的参考；如果没有过去的类似判例可用，就得按照普通法的最基本程序原则，听取有关各方的申诉后作出裁决。如有任何一方不服，那时才可作为民事诉讼，向领事馆法庭要求判决。如果土地征用的个案牵涉到某个土地委员会成员的私人利益，那么当地的土地委员会成员必须回避，暂时出现的空缺由该成员所代表的一方再推选一人代理。”

”高易律师，你的方案面面俱到，“颠地的脸上堆起更深的酒窝。”请问我能不能祈求你帮个忙，把你刚才所说的写成一份计划书。我希望能把这份计划书呈给下周的工部

局董事会周会，讨论成立土地委员会。“

”很愿意效劳。不过，时间上有点紧，能否再多给一个礼拜？”

”当然可以。瞧，我忘了你是租界的红律师。今天，没有事先的约定，就佔用你的时间，还派家庭作业让你回家做，实在不好意思。“颠地用盎格鲁萨科逊特有的彬彬有礼，把一件份量不轻的差事派给了高易。

“那么，还有什麼其他事情需要我效劳吗？”高易打算告退。

古尔德和皮克伍德同时向凯塞克大班递去求援的眼色。

“古尔德先生和皮克伍德先生有一件小小的问题，想请你点拨。”凯塞克大班说。“这个问题和法律无关，只是听艾玛讲，你研究拜伦和米尔顿的著作颇有心得，又念过修辞学，所以对他们俩或许很有帮助。”

“两位该不会要我作十四行诗吧？”

“或许更曲折一点，”头发略秃的前总办皮克伍德从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开桌上。“这是根据租地人大会责成工部局构建现代道路网络而拟定的雏型，共有24条街道，在我卸任后，这是唯一一项我还不能干净利索地交接给新总办古尔德的案子。因为，说来可笑，这24条街道，尽管从宽度，路基，排水，照明，植树都已附合现代都市标准，但是它们的路名，太随意混乱，甚至出现不同的街道取同样的街名。所以，想请大律师帮我们建立一个命名街道的规则，将这24条街道的名字理顺，然后作为榜样，推广到整个租界，起到雏型的典范作用。”

”能不能告诉我这24条街道现在的街名？”

”南北走向的有黄浦滩路，桥街，江西路，栅路，庙街，老闸路，石路，苏州路，锡克路，无名路，无名路；东西走向的有苏州河路，香港路，领事馆路，无名路，柯宽克路，法院街，花园弄，花园路，打绳路，海关路，教会路，北门街，洋泾浜。其中，用中国地名的有3条，用西人名字的有2条，用洋机构名字的有4条，用当地地貌的有9条，不明理由

的有3条，有街无名的有3条，尽管这3条无名街的路况是一流的。”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命名街名必需要易于记取，比如说南北走向的街道一律用同一类人名地名物名，东西走向的街道一律用另一类人名地名物名，这样既对称又有区别，容易记忆，容易查找。“高易列出命名街道的原则。

”能不能南北向的一律用苏格兰郡名，比如约克夏郡，克里夫兰郡，丹巴顿郡，阿伯丁郡，玻斯郡。。。东西向的一律用英格兰郡名，比如肯特郡，南安普特郡，北安普特郡，伯明翰郡，默锡赛德郡。。。？”凯塞克大班欣然提出。

”大班先生，这样可能不行。我曾经试探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名来命名街道，结果遭到非英国公民，特别是美国公民的绝然抵制。他们，我指的是美国公民，要求用美国著名军人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而这些军人，多半是独立战争时打英国人打出名声的。请问用这样的街名，我们英国公民能接受吗？”素来圆滑的皮克伍德，真情流露，叹了一口气，”用英国人名不行，用英国的地名，预料结果相同。”

”像法租界那样真棒，”古尔德放下长长的土耳其烟管，轻轻吹了吹熄火的烟具，”在法租界，法国公民佔压倒优势，可以照搬法国的人名地名。”

“大律师，你有办法介开这个僵局吗？”颠地带着浅浅的酒窝问道。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地名来命名街道，”高易回答。

四位听众的脸在淡蓝的雪茄和土耳其烟的烟雾里僵住了，就像挂在墙上的野鹿野牛的头标本那样。有一瞬间，高易觉得他们会把自己轰出门去。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涵养使他们保持住绅士的定力。

“用中国地名来命名街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高易接着讲：“一来，不会引起到底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影响力在租界佔上峰的争议；二来，方便已经在租界定居，人口远远超过西人的华人居民记住街名；三来，避免造成国中之国的感觉，将来对要面子的大清政府谈判进一步扩展租界的领土时，减少阻力。”

“把租界里现代化的道路网络冠上土头土脑的中国地名，你不觉得别扭吗？”皮克伍德终于找到合适的措辞，表达四位听众的感受。

”伍德先生，你使我想起了莎士比亚在《罗米欧和朱莉叶》里的名言：‘名字代表什么？我们所称的玫瑰，改了名字，不是芳香依旧？’同样道理，冠上中国地名，有损这24条街道的现代风貌吗？江海关的罗伯特郝德先生，不是穿着大清的马褂长袍替大清收税，从而保障大清归还英法两国鸦片战争的赔款吗？”

”乔治，你的命名计划具备参考说服力，值得考虑。“颠地在改换对高易的称呼中表态，“请把它加到我刚才委托你写的成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书里去。很过意不去，这么晚了，又给你添了一件差使。”

”我乐意效劳。”

片刻后，高易带着疲惫和富有成就感的心情，告别工部局大佬，在凯塞克大班的陪同下离开礼查饭店。

他回到江西路上的事务所兼寓所的时候，已近半夜。男跟班还没有睡。

”高大人，有两位客人等你很久，刚走，要我把这交给你。”男跟班递给高易一张名片。

名片反面用黑墨水写着：“高易律师阁下，我们明天上午来访。”名片正面烫金文字赫然印着：“沙逊洋行大班索罗门沙逊”。